

【李东方x嘲风】缚狼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7739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377397>.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Rape/Non-Con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星落凝成糖 The Starry Love (TV) , 山河之影 Pledge of Allegiance (TV)
Relationship:	李东方/嘲风 , 杨戬/殷郊
Character:	李东方 , 嘲风 , 杨戬 , 殷郊
Additional Tags:	杨奉殷违 , all郊 - Freeform , 戩郊 - Freeform , 戩郊衍生 , 东风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15 Words: 9,823 Chapters: 1/1

【李东方x嘲风】缚狼

by [kxklkky](#)

Summary

戩郊衍生/李东方x嘲风/纯
言语侮辱/开苞/双☆/宫交/控射/强制/
(两部剧都没看 过程任何不适快跑谢谢)

r20/用词粗俗脏乱差/慎入
尿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notes](#)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不，风流成性的三殿下给个来路不明的乐师架上床褥了，提心吊胆死守千年的身子一朝被窥破，捏出汁水吃个干净，李东方看着嘲风假意逢迎准备伺机而动咬断他喉咙的小样，简直心痒难耐。

他的确没有缚狼的经验，但训狗，还是会的。

嘲风，身为魔族三殿下，也算行走沉渊多年，无愧一个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纨绔子弟名号。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地叫，嘴巴要多甜有多甜，一副放浪形骸沉迷美色的浪荡样，喉咙里的谎话比喘的气儿还多，花街柳巷哪个勾栏多少人口都了如指掌，为了给王后装出千真万确的烂泥扶不上墙，最近花酒喝得更勤。

眯着眼睛仰脸含葡萄给人喂，软粉的舌尖顶出青珠，配三殿下那张俏脸，也不晓得是他伺候人家，还是人家伺候他。

今日弹曲儿的瞧着眼生，嘲风边看边琢磨，手掌心不在焉地往身上人大腿上盘了两把，引得美人娇叫。

刚才乐师蒙面进门，步履平缓，显然是练武之人的身法，虽然未暴露杀意却颇具威胁，明明只不过为人驱使的奴仆，坐稳中堂，倒像把嘲风堵在了房间内，侵略感让人很不舒服。

不是善茬。

怕是和主动陪他喝酒的花魁小娘一样，是王后派来的探子，嘲风清楚无论他表现地多么报废多么无害，只要活着对其他人来说就还是个隐患，嘲风心寒到底，想最近沉渊出了什么他不知道的问题，谁要跟他这个众所周知的废物较劲？

此战怕避无可避，嘲风略略思索，决定先下手为强。

李东方笑咪咪，嘴唇勾起个好看的弧度，用神识打量直接朝他走过来的警惕的狼崽子。

嘲风脖子上印了两个新鲜的吻痕，李东方皱眉，他不很喜欢自己的东西带着其他标记，吻痕太扎眼，李东方弹弦儿的手不乱，越奏越靡，乐声带勾子，预备钓起他中意的小鱼。

项圈嘲风会喜欢吗？乳环呢？李东方歪着脑袋，已经开始琢磨以后亲手给小狼崽子打一副，漂亮，无法藏进衣服里，比这两个吻痕更加扎眼的饰品。

嘲风抬腿往桌子上一坐，见李东方还要装瞎，索性伸脚踩在他肩膀上，足尖随音乐点踏，摆明找事，乐师脸色未变，纹丝不动给他当踏脚架，指尖节奏不曾乱过，仿佛对周身一切置若罔闻。

李东方镇定自若反让嘲风倒来了兴致，王后这次派的人挺能忍，他俯身一把并拢，抓着乐器摀灭李东方的声响，侍从和花魁都已经出去，整个一楼二楼没有其他人，三殿下有点儿野兽的敏感在身上，未做站前轻敌的事，他想实在不行就让李东方死在这儿，再寻办法嫁祸，如果对方是来刺杀他的，装什么也没有用。

音乐戛然而止，室内静地掉下来一根针也清晰可闻，嘲风攥紧腰间武器，悄悄将长鞭幻化成近距离杀伤更强的剑，李东方隔着遮目的布条看嘲风，像对一切危机都毫无知觉，小狼崽子凑近更漂亮，他想。

嘲风上钩了。

两人过上几招，由中堂到边角，花魁小娘典藏的香粉扬得到处都是，情趣丛生的装饰撕破打碎好几个，嘲风越接招越不妙，倘若他扮猪吃老虎保留实力也罢了，可他已是沉渊难遇敌手的全盛之姿，却仍无法将李东方完全压制。

对方肯定不是魔界的人物。

有这样的信息对嘲风来说已经够了，他试探过后既然杀不了就不欲多做纠缠，挥剑劈去，撤开些距离，转身就想跑。

李东方蹲了好几天，如今岂能放他，天族招式大开大合，摧枯拉朽，眼见就要把花魁的小二层开出道口子来，嘲风不想闹大，一直勉强回身应敌，缠斗持续三刻钟，他汗都下来了，在跑上二楼的一刻又被李东方追到。

“大哥，大哥，我就开个玩笑，您也没什么损失嘛，我们桥归桥，路归路好不好？”

卖乖讨好，弯着眼睛向前拜手，嘲风这一千年别的没学会，保命话术一套接着一套，眼看使全力要打不过，对上李东方黑沉沉的眸子，心里就一个走为上策的念头，对方既然用的是天族的法术，显然不可能为王后一派，虽然不知道他来沉渊有何目的，但不太可能是朝自己过来的。

那就不关他的事。

呵，李东方向下用力一踩，低头饶有兴致地碾动脚掌，将嘲风生生踏在硃人的楼梯上，小狼崽子刚才拿剑刃划开他遮目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态度，锐利的剑气差一点就戳瞎他的眼睛。

李东方踩得嘲风直咳嗽，背后的压力让他喘不动气，肋骨疼得像要断上三根。

他伸手抓着嘲风的头发向上抬，三殿下表情狰狞了一瞬，李东方毫不怀疑一旦撒开脚，嘲风得立马咬他一口，“我放开你，你能不跑吗？”

不跑是傻子，“不跑不跑，还没好好地跟您道歉，您放开我，我一定站着不跑，还叫人好好招待，给你请三，啊不，三十个漂亮的大美人。”头皮的抓痛让嘲风咬牙切齿，他心里暗骂，脸上却露出习惯性谄媚又无辜的笑。

真会骗人，可李东方盯着嘲风的眉心痣，还是松开了脚。

嘲风果然瞬间翻起身，化剑为鞭抽向李东方，黑红色长鞭裹着粉末破风袭来，所到处皆腐蚀出坑坑洼洼的惨状，即使早有预料，仙君还是给他气笑了，额头蹦着青筋，挥手祭出长剑，剑势挥洒，杀气迎面，李东方今儿这狼肉非吃不可，不但要吃，还要分筋错骨，煎熟嚼烂。

不多时，李东方由因为碰到毒粉烧毁一半的袖子里拿出法器，伸手给好不容易再次抓到的三殿下上了铐，嘲风被脸朝下摁在床上，心里有点慌，觉得自己得为人身安全忍辱负重，他还要活，还得顾全大局守护跟随他的下属们，踢到铁板就当软蛋，没什么大不了。

“我错了。”嘲风立即道歉，开始胡说八道，“前些日子就有乐师刺杀我，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今天我认错了才如此反应的。”

“您大人不记小人过，好不好？”

李东方查看一下手臂上嘲风造下的伤口，还行，没沾上毒物，他不搭理嘲风碎碎叨叨的胡言乱语，灵符能看到嘲风最近发生了什么事，起码截止昨天晚上，不用说刺杀，嘲风怕半个月连噩梦都没做过一个。

满嘴谎话，哄骗成瘾，小狼崽子的确很欠教训。

李东方直接一巴掌拍到嘲风浑圆的臀肉，顷刻就让喋喋不休的三殿下闭了嘴，什么意思，嘲风脑子一片空白，说惩罚太轻，更像是挑逗玩味。

李东方跪在嘲风身后，最后两人贴着打斗时就有点不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凸起的裆部隔着衣服蹭到嘲风臀缝里，故意暗示性的顶了顶，嘲风身体僵硬，都不用回头，三殿下也知道抵着屁股的是什么东西。

花魁这房间极尽奢侈，嘲风以前都是把美女一个手刀劈晕了进来睡大觉，可现在身后这架势，还有周围已经开启的结界，显然不是要把他劈晕那么简单的。

妈呀，铁板子硬茬子他都扛过，没说还有登徒子啊。

“我草你大爷，我是男的你瞎啊?!!”嘲风终于反应过来，李东方的手在他背上爬，膈应的地他浑身起鸡皮疙瘩。

两个手腕被仙家锁链锁住，动弹不得，嘲风只能梗着脖子感受李东方的指尖伸到侧边解他腰带，小狼崽脑瓜子嗡嗡的，脸色通红吓得嗷嗷直叫，赶紧并拢了腿缩起身子。

不行，真不行。

“你要什么？直说个价格，我能给你都可以给你，我是魔界三皇子，斗起来你也讨不到好处，别……”嘲风声音有点抖，他真害怕，“别干这种事。”

李东方不理，高高在上欣赏嘲风向后瞪视的慌张，嘲风肉眼可见的可怜和脆弱令他食指大动。

狼崽子比平常更圆一些的眼睛已经泛红，大概感觉到对方来真的产生恐惧，嘲风像只掐住脖颈的小兽，可警告在李东方看来，也不过是嗓子发出呼噜噜自以为凶猛的震慑。

李东方有点玩味地纳闷，嘲风到底知不知道这样的姿态只会让人邪火猛燃？

他开心了，乐呵呵俯下身贴着嘲风后背，胸腔震荡的笑声凿地嘲风直哆嗦，李东方顺肩颈咬一口他又急又气僵硬的腮帮子，好疼，神经病，嘲风脸上留下个明显牙印，他撇开脸刚要骂，张张嘴，怕这神经病爽到，又怕神经病一会疯得更厉害，阿巴阿巴欲言又止窝囊地直发晕。

露出整张脸的李东方简直称得上清秀无害，只那双充满掌控欲的眼睛看得嘲风心里发毛，像给佛陀泼了盆污水，被盯住就再难逃脱，天族兴致盎然，以他的惊恐为食，十分享受地趴到嘲风耳边叹口气，李东方下巴轻轻往嘲风颈窝蹭动，没等嘲风放松警惕，手又钻进他裤子里去了。

“不要——”

嘲风缩地更紧，用尽全力的剧烈挣扎又被完全攀附他身体的李东方无情镇压，李东方趴在他背上，似一张张开的网，满怀结结实实都是的小狼崽子的动静，顺道把心也给填满了，好可爱，好可爱，李东方侧脸叼住他耳垂磨牙，纤长的手指打圈挑拨着嘲风的阴茎，根部滑到前端，习武之人带着茧的手绕着敏感的马眼不断刮蹭，刚才弹弦的技巧用到此处非常合适。

“唔……”

嘲风羞耻地躲，可后面是天族毫不掩饰的欲望，他夹在李东方的手和几吧中间无处可逃，难受地自己快把自己憋死，李东方咬着他耳垂的软肉挪也不挪，嘲风扭头也避不开他狠厉的口舌，好像只要敢动，天族就敢狠狠咬下去，尖牙磨蚀刺痛让嘲风像被野兽含在嘴里，他不小心招惹的人远比他想得更加危险。

花魁房间熏香仍长久不灭地燃着，嘲风头昏眼花，李东方刻意为之的撩拨下，实战经验贫瘠的三殿下情不自禁，在这样屈辱的情况也还是没出息地硬了。

天族仙君的另一只手正有条不紊地解着嘲风的衣服，战士劲装被李东方随意敞开，腰带配饰通通扔下床，他做这不知廉耻的事儿不紧不慢的，比拆开礼物的包装还悠闲。

指尖摸到底下那口穴时李东方正好拆完，嘲风面如死灰，脸埋进被褥，激灵灵地着发抖摇头，李东方也奇怪，没敢硬来，指腹点了下潮湿的外围，嘲风敏感地一碰一哆嗦，呜呜咽咽，就快哭了。

李东方将他牢牢地禁锢着，嘲风只能用肉乎乎的大腿根夹住李东方的手求饶，嘴上说着求求你求求你，可恨意收不住，李东方瞧个稀罕，没诚意，他抓了把三殿下养好的一双奶子，就又要让嘲风骂骂咧咧地恨不得马上暴起杀人。

李东方随他去骂，挥袖用法术把嘲风的裤子绞成了破布，小狼崽子身下一凉，恨地砸床，他转过头恶狠狠地瞪着李东方，记住这张脸，终有一天他会让天族碎尸万段，李东方近距离感受着嘲风的气愤呼吸，感觉腹中饥苦牙根痒痒，受不了了，饿得慌，小狼崽子今天得被他禽死在床上才行。

想了想，李东方伸手攥住嘲风流出前液的阴茎，“亲我。”他捏捏膨胀的肉柱，摆明了威胁。

三殿下抿嘴不肯，李东方就使劲抓了把他脆弱的囊袋，命门要害被握在手里，嘲风疼得惊叫，冒着冷汗虚弱又可怜巴巴地凑到李东方嘴边，不打不行，李东方随他笨拙地亲来亲去，“舌头。”

去你大爷的舌头！

嘲风恨不得咬死他，但顿了几秒，用事已至此安慰自己，不等李东方再惩罚，心一横，闭上眼睛，仍旧没胆把舌头伸出来，只好小动物似贴着舔李东方唇峰，舌尖压住李东方总在笑的嘴唇，怯生生地往里钻。

用神识看到嘲风吃葡萄李东方就在想他嘴里的葡萄尝起来是什么味道，现在终于吃到了，他擒住远比表现中青涩万倍的三殿下，睁着眼睛看嘲风的反应，小狼崽子被含地皱着眉头要往回缩，李东方弹了弹他半硬的性器，他真敢给他捏废了，嘲风便只有伸着舌头给他亲。

接吻时李东方的手也没闲，一手摸着嘲风胸前乳粒，另一只手趁着他不注意又悄悄揉开阴阜，嘲风象征性地蹬了蹬腿，嘴巴被捉住纠缠到快要窒息，他分不出神，李东方似猎食的蟒，肉体把包围圈一再收紧，猎物有可能因为脖颈的绞杀，有可能因为断裂的骨头死去。

任谁拧着脖子被人往嘴里搅和都受不了，嘲风笨笨的舌头被李东方吻住，津液来不及咽下去全都顺着下巴流下来，绵长的深吻让嘲风整个人都红透了，刚才喝的酒现在才上头，感觉脑袋懵懵醉醺醺地，口腔内各个角落让李东方灵活的舌尖舔到寂寞，间隙紧急喘口气都会被微凉的空气刺激分泌更多唾液。

李东方指尖侵犯着嘲风最敏感的蒂头，高频率抠弄对三殿下来说太过火，不知羞的呻吟声被李东方堵在嘴里，嘲风还怀疑自己将会被活活亲死，却浑然不知下面出的水已经多到能把李东方几把泡软。

“唔——”

完蛋，嘲风睁大眼睛，灭顶的快感来势汹汹，他下腹抽动，皮肉戳刺带出更加刺耳的水上，嘲风急急地带着哭腔急促喘息，啊，他猛得夹紧腿，下半身不受控制地痉挛抽搐着，浑身瘫软，大腿汗津津地打着抖。

嘲风直接被李东方的手指揉到潮喷了，蜜液从未有人造访的穴道涌出来，淋湿李东方的手掌，嘲风对陌生的快乐束手无策，本能合拢腿和小逼，却不想这样也把李东方作孽的手夹在了私密地。

李东方等他缓一缓，三殿下仍处于雌性高潮的余韵，浑身湿漉漉像刚从水里捞起，聚不住力气，还要靠把嫩逼坐在李东方手掌上才得以维系摇摇欲坠的身体。

这下嘴硬也没有用，穴肉像活过来的软体动物正不断裹弄收缩，李东方托住他还在滴水的阴部，手指夹着肿大顶出蚌肉的肉蒂，又被欲壑翕合的蚌贝吃进一点掌根。

亲吻的时间太长，李东方慢慢撤开嘲风还迷糊地追着他，舌尖伸出嘴唇，一副任君采撷的乖巧模样，但他很快反应过来，李东方在嘲风耳边轻笑，嘲风知道他笑话他放浪，恼火得红着脸藏进臂弯。

李东方重新将全部重量都压在他身上，再次热缠着他，手指顺湿滑的穴口直直地向三殿下不该存在男性身上的肉道内探，他显然对此处神奇的构造也有些好奇，强硬挤进去一个指节。

刚才嘲风吹了一次，水液充盈，李东方浅浅抽插，进地还算顺畅，他摁摁松软的内壁，把第二根手指也放了进去，开始不断以性交的形式抽插，用手禽干他。嘲风咬紧牙关，忍不住发抖，他感觉到天族的手指在体内缓慢打转，步步进犯，穴肉咬地更紧，试图阻止李东方的侵犯，而嘲风面上沉默地简直称得上矜持。

李东方凑近观察嘲风的表情，可能异物感强烈，小狼崽子没受过床第间的苦，紧张地攥着拳头，仙君有意在他身体里东摸摸西蹭蹭，帮他放松，李东方把嘲风青涩的穴孔用两指撑开，让本来就湿润的腔体被酸胀感刺激出更多淫液，李东方忍不住深深插了两下，给嘲风听他空腔收缩的水声，嘲风面红耳赤，他自己都没折腾过的地方正因摩擦地发热，开始细微的疼痛逐渐被酥麻取代，李东方擦过的地方似乎都煎熬地痒起来。

“好像饿了。”

李东方抽出手指，小狼崽子把他当工具，刚才无意识地扭着腰找体内偶尔蹭过的难受的一点，嘲风屁股高高翘起堆在细腰上，头脑混乱找不到北，被李东方引导着摆出交配姿态求欢，纯真而不得章法地胡乱煽情，俗话说乱拳打死老师傅，李东方咬咬牙，反手一巴掌抽在嘲风湿淋淋的逼口，嘲风让他打地一愣，竟又小小流出一股水。

“别着急。”

不知道嘲风是不是让他轻轻的一巴掌拍清醒了，李东方掰着他的腿把他翻了个面，直起身恰对上小狼崽子一双凶巴巴的朦胧泪眼，胯下又硬了两分，他忍不住了，虽然表面无所谓，其实已经焦灼地几乎发疯。

嘲风的几缕长发被汗水黏在了脸上，他衣衫不整，胸怀大开，并着手仰躺着，曲起的腿间已经一片泥泞，而和他相反，李东方仍是刚进门的样子，除了一些刚才打斗的伤口，连身上点点湿痕都是嘲风沾染的。

鲜明的对比让三殿下羞耻到了极点，现在跑是跑不掉了，他索性撇开脑袋不去看，双腿一合遮掩住不知何时悄然兴奋的阴茎。

合不上，李东方摁在他大腿内侧，劲大地要把嘲风掰断，最私密的位置全部暴露出来，分毫不许躲藏，嘲风眼睛红红，实在受不了清风吹过逼口都要钻进去禽他的感觉，李东方太喜欢看嘲风可怜巴巴的模样，最好哭地不能自己，抽噎着躺在他身下被一遍遍打种。

三殿下气得胸膛起伏，可为了生命安全还是耐住了，就那么敞着下体，小穴启开道窄缝，待受精的动物般等李东方跪在他双腿间慢条斯理地脱了衣服，然后扛起他，把他膝窝搭落臂弯里。整个过程对嘲风来说不亚于给他扒光了扔天族领域，李东方梭巡的视线反复蹂躏践踏着他本来不怎么存在，为了活下去可以放弃一切的自尊心。

嘲风还是反抗了。

“你怎么不直接杀了我？！”

他忍无可忍，咬着牙起身死命扼住李东方的脖子，用力勒紧，双腿夹固李东方的胳膊，想要就地将天族掐死在床上。可没几秒钟，腕部的法器突然变小捆进嘲风肉里，嘲风疼得像被钝刀切割，一下子失了力道，李东方瞬时逆着他压下去，不顾嘲风仍放在他脖子上的手，把人掀翻，张开嘴猛咬住嘲风的喉咙。

嘲风骤然发出无声的尖叫，他颈上的尖牙扎地好深，仿佛下一刻就会扯断喉管，嘲风无力地蹬腿，似濒死的羚羊。猎食的狮子即使在他脱力松开威胁他生命的手后也没停止，李东方紧紧咬着，他一定要嘲风完全臣服。

手和颈间的剧痛使嘲风直冒冷汗，他疼地萎了，刚刚感受到的杀意让李东方失去了慢慢来的信心，他觉得对嘲风温柔就是个错误，他该开始就打断他手脚先干烂他再说。李东方想

通后反手抱住嘲风大腿，两手使劲向外一掰，原本要好好润滑扩张现在也不用了，他就着野兽一样的姿态抓牢嘲风，稍微停顿，将阴茎抵到穴口，嘲风张大嘴巴，满眼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进去，他瞪着眼睛慌乱的想要说些什么，但来不及求饶，鼓胀的阴茎本就忍耐到极点，李东方把他下半身提地近乎悬空，然后挺腰将与清逸外表完全不相符的性器狠狠禽了进去。

“啊呃——”

嘲风仰着头，四肢如断线人偶般耸拉下来，李东方的阴茎太大了，他将将含进去一小截就痛得要昏过去，眼前黑蒙蒙。可李东方根本不顾嘲风的死活，明知艰难还往里插，穴口被他暴力展开撑地近乎透明，性器和手指完全不一样的撕裂和分量让嘲风不断小声吸气，一动不敢动。

未有人造访的细嫩处遭到最残酷的折磨，那层薄薄的肉膜被李东方毫不犹豫碾碎，破身时嘲风顾不上颜面，无声地哭着，他器官本就小得可怜，没好好扩张更是紧地不可思议，李东方硬要嘲风服服帖帖地听话，虽然两人都不好受，他还是保持这个姿势弓着腰向下顶。

刚才嘲风反抗的动作把李东方彻底惹恼了，小狼崽子不剪指甲可不行，他把嘲风几乎折叠过来，阴茎进到一半就完全动弹不得，肯定流血了，李东方皱了皱眉头，嘲风看着他，期盼李东方可以稍微怜惜些，至少不要……李东方垂眸，打碎坏孩子不受惩罚的幻想，他就着嘲风的流出的血继续，稍稍拔出一点，角力般盯住嘲风祈求的眼神，再更用力地捅进去。

嘲风热喘着，感觉身体被劈开也不过如此，整个人痛到失去反馈，他可怜地把手放下来轻轻摸在肚子上，即使有肌肉，那里也被顶出明显的凸起，李东方快要把他干穿了，却还不留情地往里禽弄。

李东方舔舔嘲风脖子上渗血的牙印，将几吧完全插进去以后他终于消气了一点，冷脸把嘲风一条腿吊到自己肩膀，开始大开大合地插他刚开苞还流血的嫩逼。

“痛啊……”

嘲风在颠簸里不断掉眼泪，却怎么也躲不开体内破开内脏似的鞭笞，因顶撞上移的身子被李东方一次次拖回胯下，每次都好像粘合地更紧。

“你自找的。”

李东方给嘲风下定论，无视他的痛苦，肉棒越禽越沉，腰腹挺动泄愤般把三殿下习武练出来的浑圆挺翘的屁股拍扁。

嘲风不敢看自己是怎样被进入的，闭上嘴假装无事发生，李东方的阴茎挤压着无力反抗的小穴，交合处在他向外拔时都会嘟着嘴挽留，翻红的软肉被肉棒带出体外，停留一瞬又被狠狠禽进去，嘲风撇开脸沉默地挨着，以为可以就这样拖到对方完事。

可李东方怎么能随他的意，仙君找到刚才用手指感受过的一点，故意擦过去，嘲风呼吸窒了窒，李东方确定后暗暗记住，接下来每次都要用前端重重碾磨那个位置，嘲风彻底没声了，咬着嘴唇小心地呼吸，被他折腾地像搁浅的鱼，插一下就弹动一下，流出来的液体从粉色变透明。

嘲风简直不知道自己现在究竟怎么回事，他没感受过一边痛一边爽是什么体验，李东方将他敏感点当目标狠狠顶弄，穴道就会听话地被他禽开，服服帖帖裹住几吧给李东方按摩，馋嘴似的吮吸吞吐着明明给他带来痛苦的肉棒。

“又爽了吗？”

嘲风红着脸不说话，发现自己阴茎立起来了就悄悄用手遮住，他把脸埋进头发里，随李东方征伐的动作发出一点点闷哼。李东方拍开嘲风遮掩的手帮他撻动，极尽温柔，指腹摩擦马眼，嘲风前后都难以言喻的战栗，李东方揉搓他敏感的柱头，悄悄用法术调整自己白玉戒指的尺寸，套进嘲风勃起的阴茎根部。

他攻势也有意缓了下来，几把泡在敏感点周围高速打圈，一改刚才不顾嘲风死后的方式，竟然试图把对方伺候舒服，嘲风穴内的软肉贪吃地裹着他，吸地李东方头皮发麻，不得不承认嘲风的确很有挨禽方面的天赋，他学得非常快，马上就掌握让自己开心的方法，体内湿润高热，裹紧了滑腻的甬道对强行禽逼的肉棒接连绞拧，呼吸间自己就会往爽利的地方撞。

激荡的交欢挑起嘲风的欲望，他被快感吞噬地几乎小死，阴茎翘起来冒出前液，随李东方顶撞的动作摇来晃去，滴滴答答溅在两人中间，李东方笑了笑，向能让嘲风溢出呻吟的地方猛击，嘲风挺起胸膛，被插地脚趾蜷缩，大腿痉挛，夹着李东方腰侧期望他缓上一缓。

而李东方总不如他意，每次都进的很重，肉棒禽进腔体深处，顶着嘲风最脆弱的宫口磨，就在三殿下半梦半醒怀疑自己有没有这东西的时候，原本没注意的玉环忽然收紧，李东方故意更加快速地禽他，边操边摸他涨红的肉柱，啊啊，嘲风受不了地摇着头，太坏了，他用力推李东方，不要李东方帮他手活儿，明明即将高潮了，可是玉环卡地死紧，甚至越来越紧，每次嘲风以为要射精时都会恶狠狠地锁住，把他从顶点拖进地狱。

无法达到的高潮带来无尽的空虚，小穴被李东方因为欺负他愈发兴致高昂的插弄禽出白沫，频率快地过火，穴肉随嘲风呜呜咽咽的哀嚎被暴奸到软烂，灭顶的快感催着他再次勃起，然后又重复迎来绝望，李东方咋舌，没料到油嘴滑舌的三皇子撑到这时连一句软话也不知道讲。

“不想射吗？”他用尺寸不小的前端抵住嘲风下降的子宫口，威胁感十足，“说话。”

“求求你……”嘲风放开咬出血的嘴唇，他快被几次三番被掐断的高潮折磨疯了，崩溃地低泣，“求求你了……”

“不够。”李东方等着，伸手摸摸他肚子，测算下自己顶进去的长度，嘲风小到畸形的女穴配有同样位置更低的梨形器官，他如果使点劲，能把嘲风孕腔禽透，变成含着他精液的肉壶。

李东方停下撞击直起身，垂眼看颤巍巍濒死的嘲风，好可爱，细腰圆臀大奶子，这么适合把玩的身体，就该不着寸缕地缩在床上怀孕也吞着屌，大肚子拴上项圈围着他爬来爬去。

“花楼来过这么多趟，莫非没和花魁娘子上过床吗？”

嘲风不吭声，李东方也不强求，重新挺腰，将肉棒每次都禽到恐怖的程度，把嘲风拖进更加狂风骤雨的奸淫里，他抬起嘲风下半身，让无法射精憋地紫红的阴茎对着他自己的脸，双手掰开嘲风的两瓣屁股，真把他当发泄工具钳住，娃娃似的颠来颠去。

这个角度嘲风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李东方怎样禽他的逼，那从未得到他正视的无用器官已经被干成一朵红肿的肉花，在每次李东方要拔出时拼命挽留，嘲风无意义地踢踢脚，李东方禽地太重，像凿进他内脏填满他每寸，从内到外地征伐。

“大哥威武……求求大哥让我射吧……”

嘲风捂着脸说话，用上学来面对大殿下的狗腿调调，黏黏糊糊的声音听得李东方耳痒，但他可不是要听奉承的。

“不够。”李东方把捆绑的法器解开，嘲风手腕留下一道红印，“自己揉奶子。”

嘲风愣了愣，事到如今也没什么，他从小到大惯会下贱的，这次也一样，忍一忍就过去，把这天族伺候好，就当被狗咬。

可想起来简单，做起来嘲风还是耻地浑身发红，比软乎乎的胸脯显然小上几号的手罩不住他整个奶子，嘲风胡乱地揉动，将软肉玩地晃来晃去，李东方没说停，高潮边缘的身体哪处都脆弱且敏感，嘲风思绪混乱不堪，只想让赶紧李东方满意，他好交代了积蓄已久的欲望。

可只是轻轻蹭过挺起来的乳尖而已，嘲风就情不自禁崩坏地发抖，掌心的力气忍不住加大了一点，一会儿就摸得自己小声哼哼，拧臀挺着花穴向李东方身上凑，他难受地太狠，闭眼睛可以丢掉绝大部分羞耻心，粗大的阴茎深埋入嘲风身体里，把他泛滥的水液叽咕叽咕凿出来，嘲风吞吐着肉棒，青涩迷乱地主动地夹了一下腿。

“让我射，哥哥……”他想到李东方的要求，“求求，求求客官相公……唔嗯……”

李东方被他激地直咬牙，冷着脸怀疑嘲风这不是演的，仙君说话算话，玉环总算放开了，李东方大发慈悲伸手帮他来回撻动，嘲风舒服地发出欢叫，他手上还没停，将自己的乳肉捏地发红，无师自通夹住给他带来快乐的两点，挤奶似的将整个饱满的乳房揉成不规则的形状。

终于可以射了，嘲风声音越来越响，被李东方撞地断断续续，花魁娘子的房间里充斥最熟悉的背景，淫靡的水声和又爽又痛的呻吟，李东方差点把他撞到床头，嘲风迷迷糊糊地被再次调整位置，操干的频率越来越快，他沉溺于色情旖旎的长河，恍惚不知今夕何夕。

而嘲风以为自己总算可以痛快地射出来，李东方看准时机，在他抽动第一下，将要涌出精液的时候，伸手用力捏住了嘲风的阴茎。

不是堵住，是下狠手直接把他弹动着即将射精的性器捏到疲软，精液逆流倒灌，嘲风难以置信地蜷缩起身体。

“呃啊——”

他痛叫着，嘴唇发白，浑身冒冷汗，哆哆嗦嗦地还没来得及喘口气，掉着眼泪骂上身这畜生，李东方便开心地将孽根狠狠挤进嘲风体内隐秘的小口。

一内一外两种不一样的痛，嘲风分不清哪个折磨他更厉害，那是三殿下一直忽略的孕育生命的畸形器官，他故意的，嘲风脸色苍白像生了场大病，又或者噩梦惊醒，他眼睁睁看着李东方一寸寸破开他，慢慢拉长龟头顶进去的时间，将嘲风的痛苦和恐惧延伸。

三殿下甚至来不及为他不知道坏没坏的阳具崩溃，就要面临李东方会不会真撞进去让他生孩子的问题。

他再也装不下去，恶狠狠地诅咒李东方，咬牙切齿，“你敢！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绝对不会……”

“我等着。”李东方自得地亲了亲他膝盖。

那一下掐的时机太好，即使松开了手，嘲风的精液也没有再射出来，而是随着李东方禽进他宫腔的狠劲，在猛烈抽插中一点点向外淌，连前面也被禽坏了似的，要靠李东方插通才可以。

嘲风难挨地攥拳，应该痛的，可是他身体不如主人想得那么有骨气，穴口被禽地发麻，嘲风努力调整呼吸，子宫内壁更加高热细腻，肉嘟嘟的套在李东方几把上，随便他禽开宫口收合的肉环，把整个孕腔奸成独属于李东方几把的形状，水声咕叽，嘲风难耐地皱眉，边哭边爽，李东方把他玩坏了，热切激烈的交合过程，身为男性的嘲风，前面却硬都不敢

硬。

三殿下有气无力地用手推着李东方，让他慢一点，只要不射在里面，嘲风小声宣布，这是他最低的要求了。

李东方看着稀里哗啦没了脾气的小狼崽子，嘲风乖乖挨禽的模样可爱又狼狈，他再也无法忍耐，肉棒每次都禽到最底，嘲风哀哀地叫，小小的胞宫整个串在李东方阴茎上，被抽插的动作拖着来来回回，内脏也跟着移位般牵扯，嘲风的身体仿佛生来就是盛放李东方的容器，活该接受他全部妄念和控制欲。

快到了，李东方把嘲风的手扣在头顶，形成无法挣脱的束缚，嘲风看着他，看到李东方眼中深沉的志在必得，拥挤的体内是被填满的涨，李东方盯着他的眼睛，越来越快地挺腰，“别——”

嘲风发出悲鸣，明白了什么，开始不顾一切向其他方向逃，李东方则重重地侵犯他，将他钉死在身下，恐惧拢上嘲风心头，李东方凑近他笑笑，清秀的模样在嘲风眼中宛如修罗，嘲风仰着头，彻底被酸麻交加的快感击碎，李东方在他惊恐万状的表情中顶到最深处，压在他身上，把精液通通灌进嘲风小逼尽头的宫腔里。

李东方射精的时间似乎格外漫长，嘲风被射入身体的精液送上云霄，性器没反应，阴道却颤抖着达到干性高潮，边喷水边可怜地哽咽，小腹含着一包精水，母兽的肉洞被雄性掠夺打种，李东方摸了摸嘲风被他精液禽大的肚子，隔着皮肉能感知到埋在嘲风身体里的他的阴茎。

好乖，好乖啊，李东方完全被取悦了，他满意地抽出肉棒，嘲风水红的穴口被他操成合不拢的铜板大小的骚逼，白灼一股一股地向外流，顺着腿根和抬起的臀瓣溢地到处都是，但大部分还是留在子宫里，嘲风瘫软地眯起眼睛，难受地想吐，里里外外都是李东方的印记。

要给他一些奖励，李东方忽然有个摧毁性的点子，他扶着阴茎对准嘲风还没完全闭合的小口，烫人的热流冲刷他还在敏感战栗的穴，意识到那是什么，嘲风无地自容地，他仍然被摆放着迎接的姿势，任由李东方像野兽一样在他身上用最肮脏的方式进行标记。

尿液从臀腿到胸膛，嘲风只在溅到脸上时才闭了闭眼，那根征服过他的肉棒伸到他眼前，李东方毫无怜悯地用膝盖压住他大臂，跪在他两侧，居高临下地说：

“张嘴。”

李东方从发丝间拨出嘲风的眼睛，他有的是时间一节一节敲碎小狼崽子的骨头。

嘲风抖着嘴唇，抬眼可怜地对上李东方不容拒绝的指令。

花魁小娘狼藉的床上，有两只野兽。

全文完

End Notes

灵感来自视频 戏精自有狼灭收 感谢剪视频的老师 这一对实在太香了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